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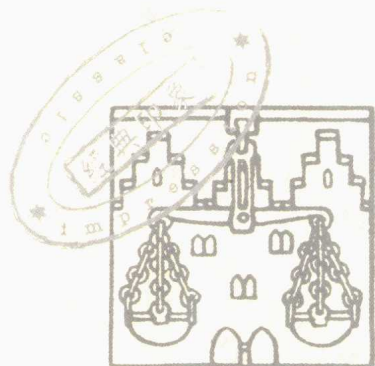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VIRGINIA WOOLF SHORT STORIES

墙上的斑点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

◎ 黄梅 等译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浙江文艺出版社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

Virginia Woolf

墙上的斑点

● 黄梅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洁

装帧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上的斑点/[英]伍尔夫(Woolf, V.)著;黄梅等
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7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634-4

I. 墙... II. ①伍...②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
品集-英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9854号

墙上的斑点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黄 梅 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15000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1634—4/I·1442 定价:11.00元

“经典印象”书目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小说)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小说)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小说)
红死魔的面具(爱伦·坡小说)
黑暗深处(康拉德小说)
狐(劳伦斯小说)
圣诞颂歌(狄更斯小说)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卡门(梅里美小说)
最后一课(都德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小说)
茶花女(小仲马小说)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
变形记(卡夫卡小说)
初恋(屠格涅夫小说)
伊泽吉尔老婆子(高尔基小说)
摩哈摩耶(泰戈尔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
高尔基散文
卡夫卡散文
劳伦斯散文
泰戈尔散文
尼采散文

第二辑

魔桶(马拉默德小说)
菲雅尔塔的春天(纳博科夫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小说)
来日的父亲(索尔·贝娄小说)
九故事(塞林格小说)
米格尔大街(奈保尔小说)
抵达之谜(奈保尔小说)
都柏林人(乔伊斯小说)
儿子的否决权(哈代小说)
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格林小说)
墙上的斑点(弗·伍尔夫小说)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多·莱辛小说)
羊脂球(莫泊桑小说)
有轨电车(西蒙小说)
玫瑰花的奇迹(让·热内小说)
半岛(格拉拉克小说)
局外人(加缪小说)
惊马奔腾(马丁·瓦尔泽小说)
米佳的爱情(蒲宁小说)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契诃夫小说)
盲音乐家(柯罗连科小说)
石榴石手镯(库普林小说)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皮利尼亚克小说)
红色骑兵团(巴别尔小说)
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小说)
文化与价值(维特根斯坦随笔)

编辑手记

人们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中首先看到一个对小说大胆革新的作家。她的触觉是如此敏锐，紧贴着生命未经勘察的内在领域，使读者也跟着她经受那一次次的智性上的冒险，其周而复始的程度恰似海浪中隐没的鱼鳍。正如评论家所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好奇的探索者。她给予公众的印象虽说有点儿捉摸不定，却是有着显而易见的高贵，是追求真理的少数群体中屈指可数的人物。然而近年来，随着批评思维的空前活跃，学术界又从她的身上挖掘出一个新的身份——女权主义者。

这个新的身份似乎让她少了一些隐秘，多了一点与世抗辩的阳刚之气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大量的政论、随笔、手稿乃至她的小说作品，都可以向公众证实她的这个身份。她一直支持妇女解放的斗争。

这个实实在在的形象对于她的小说意味着什么呢？女权主义和小说有着何种意义上的联系？林德尔·戈登撰写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记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他的观点是颇有启示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现代作家自觉的优越感向微贱无名者尤其是妇女的生活转移，在妇女的生活中她找到了一种与强权、与头上戴着黄金茶壶的帝王们的历史相对应的历史”。如此看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革命不光针对小说的形式，而且针对它的命运。

目 录

- 墙上的斑点 / 1
- 楸园杂记 / 10
- 星期一或星期二 / 18
- 在果园里 / 20
- 新装 / 23
- 合与分 / 33
- 爱同类者的人 / 40
- 镜中女士 / 47
- 三个画面 / 54
- 遗产 / 58
- 弗拉希 / 66
- 编后记 / 156

墙上的斑点

大约是在今年一月中旬，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的那个斑点。为了要确定是在哪一天，就得回忆当时我看见了些什么。现在我记起了炉子里的火，一片黄色的火光一动不动地照射在我的书页上；壁炉上圆形玻璃缸里插着三朵菊花。对啦，一定是冬天，我们刚喝完茶，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吸烟，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那个斑点。我透过香烟的烟雾望过去，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过去关于在城堡塔楼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的幻觉又浮现在我脑际，我想到无数红色骑士潮水般地骑马跃上黑色岩壁的侧坡。这个斑点打断了这个幻觉，使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过去的幻觉，是一种无意识的幻觉，可能是在孩童时期产生的。墙上的斑点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七英寸的地方。

我们的思绪是多么容易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像一群蚂蚁狂热地抬一根稻草一样，抬了一会儿，又把它扔在那里……如果这个斑点是一只钉子留下的痕迹，那一定不是为了挂一幅油画，而是为了挂一幅小肖像画——一幅髻发上扑着白粉、脸上抹着脂粉、嘴唇像红石竹花的贵妇人肖像。它当然是一件赝品，这所房子以前的房客只会选那一类的画——老房子得有老式画像来配它。他们就是这种人家——很有意思的人家，我常常想到

他们，都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因为谁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后来的遭遇了。据他说，那家人搬出这所房子是因为他们想换一套别种式样的家具，他正在说，按他的想法，艺术品背后应该包含着思想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一下子分了手，这种情形就像坐火车一样，我们在火车里看见路旁郊外别墅里有个老太太正准备倒茶，有个年轻人正举起球拍打网球，火车一晃而过，我们就和老太太以及年轻人分了手，把他们抛在火车后面。

但是，我还是弄不清那个斑点到底是什么；我又想，它不像是钉子留下的痕迹。它太大、太圆了。我本来可以站起来，但是，即使我站起来来瞧瞧它，十之八九我也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一旦一件事发生以后，就没有人能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了。唉！天哪，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准确！人类是多么无知！为了证明我们对自己的私有物品是多么无法加以控制——和我们的文明相比，人的生活带有多少偶然性啊——我只要列举少数几件我们一生中遗失的物件就够了。就从三只装着订书工具的浅蓝色罐子说起吧，这永远是遗失的东西当中丢失得最神秘的几件——哪只猫会去咬它们，哪只老鼠会去啃它们呢？再数下去，还有那几个鸟笼子、铁裙箍、钢滑冰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子、弹子戏球台、手摇风琴——全都丢失了，还有一些珠宝，也遗失了。有乳白宝石、绿宝石，它们都散失在芜菁的根部旁边。它们是花了多少心血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啊！此刻我四周全是挺有分量的家具，身上还穿着几件衣服，简直是奇迹。要是拿什么来和生活相比的话，就只能比做一个人以一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被射出地下铁道，从地道口出来的时候头发上一根发针也不剩。光着身子被射到上帝脚下！头朝下脚朝天地摔倒在开满水仙花的草原上，就像一捆捆棕色纸袋被扔进邮局的输物管道一样！头发飞扬，就像一匹赛马会

的跑马尾巴。对了，这些比拟可以表达生活的飞快速度，表达那永不休止的消耗和修理；一切都那么偶然，那么碰巧。

那么来世呢？粗大的绿色茎条慢慢地被拉得弯曲下来，杯盏形的花倾翻了，它那紫色和红色的光芒笼罩着人们。到底为什么人要投生在这里，而不投生到那里，不会行动、不会说话、无法集中目光，在青草脚下，在巨人的脚趾间摸索呢？至于什么是树，什么是男人和女人，或者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东西，人们再过五十年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别的什么都不会有，只有充塞着光亮和黑暗的空间，中间隔着一条条粗大的茎干，也许在更高处还有一些色彩不很清晰的——淡淡的粉红色或蓝色的——玫瑰花形状的斑块，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会越来越清楚、越——我也不知道怎样……

可是墙上的斑点不是一个小孔。它很可能是什么暗黑色的圆形物体，比如说，一片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造成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警惕心很高的管家——只要瞧瞧壁炉上的尘土就知道了，据说就是这样的尘土把特洛伊城严严实实地埋了三层，只有一些罐子的碎片是它们没法毁灭的，这一点完全能叫人相信。

窗外树枝轻柔地敲打着玻璃……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让我稳住自己，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莎士比亚……好啦，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行。这个人稳稳地坐在扶手椅里，凝视着炉火，就这样——一阵骤雨似的念头源源不断地从某个非常高的天国倾泻而下，进入他的头脑。他把前额倚在自己的手上，于是人们站在敞开的大门外面面向里张望——我们假设这个

景象发生在夏天的傍晚——可是，所有这一切历史的虚构是多么沉闷啊！它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碰上一条使人愉快的思路，同时这条思路也能间接地给我增添几分光彩，这样的想法是最令人愉快的了。连那些真诚地相信自己不爱听别人赞扬的谦虚而灰色的人们头脑里，也经常会产生这种想法。它们不是直接恭维自己，妙就妙在这里，这些想法是这样的：

“于是我走进屋子。他们在谈植物学。我说我曾经看见金斯威一座老房子的地基上的尘土堆里开了一朵花。我说那粒花籽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种下的。查理一世在位的时候人们种些什么花呢？”我问道——（但是我不记得回答是什么）也许是高大的、带着紫色花穗的花吧。于是就这样想下去。同时，我一直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是爱抚地、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因为，我如果当真公开地这么干了，就会马上被自己抓住，我就会马上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掩盖自己。说来也真奇怪，人们总是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形象，不让偶像崇拜或是什么别的处理方式使它显得可笑，或者使它变得和原型太不相像以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但是，这个事实也可能并不那么奇怪？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假定镜子打碎了，形象消失了，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只有其他的人看见的那个人的外壳——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肤浅、多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当我们面对面坐在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道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照镜子；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眼神都那么呆滞而朦胧。未来的小说家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想法的重要性，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无限多的想法；它们探索深处，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之外，认为这类知识是天生具有的，希腊人就是这样想的，或许莎士比亚也

是这样想的——但是这种概括毫无价值。只要听听概括这个词的音调就够了。它使人想起社论，想起内阁大臣——想起一整套事物，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认为这些事物是正统，是标准的、真正的事物，人人都必须遵循，否则就得冒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提起概括，不知怎么使人想起伦敦的星期日，星期日午后的散步，星期日的午餐，也使人想起已经去世的人的说话方式、衣着打扮、习惯——例如大家一起坐在一间屋子里直到某一个钟点的习惯，尽管谁都不喜欢这么做。每件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在那个特定时期，桌布的规矩就是一定要用花毯做成，上面印着黄色的小方格子，就像你在照片里看见的皇宫走廊里铺的地毯那样。另外一种花样的桌布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当我们发现这些真实的事物、星期天的午餐、星期天的散步、庄园宅第和桌布等并不全是真实的，确实带着些幻影的味道，而不相信它们的人所得到的处罚只不过是一种非法的自由感时，事情是多么使人惊奇，又是多么奇妙啊！我奇怪现在到底是什么代替了它们，代替了那些真正的、标准的東西？也许是男人，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①的尊卑序列表；据我猜想，大战后它对于许多男人和女人已经带上幻影的味道，并且我们希望很快它就会像幻影、红木碗橱、兰西尔版画、上帝、魔鬼和地狱之类东西一样遭到讥笑，被送进垃圾箱，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如果真存在自由的话……

在某种光线下面看墙上那个斑点，它竟像是凸出在墙上的。它也不完全是圆形的。我不敢肯定，不过它似乎投下一点淡淡的影子，使我觉得如果我用手指顺着墙壁摸过去，在某一点上会摸

^① 约瑟夫·惠特克(1820—1895)，英国出版商，创办过《书商》杂志，于1868年开始编纂惠特克年鉴。

着一个起伏的小小的古冢，一个平滑的古冢，就像南部丘陵草原地带上的那些古冢，据说，它们不是坟墓，就是宿营地。在两者之中，我倒宁愿它们是坟墓，我像多数英国人一样偏爱忧伤，并且认为在散步结束时想到草地下埋着白骨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定有一部书写到过它。一定有哪位古物收藏家把这些白骨发掘出来，给它们起了名字……我想知道古物收藏家会是什么样的人？多半准是些退役的上校，领着一伙上了年纪的工人爬到这儿的顶上，检查泥块和石头，和附近的牧师互相通信。牧师在早餐的时候拆开信件来看，觉得自己颇为重要。为了比较不同的箭镞，还需要作多次乡间旅行，到本州的首府去，这种旅行对于牧师和他们的老伴都是一种愉快的职责，他们的老伴正想做樱桃酱，或者正想收拾一下书房。他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那个关于营地或者坟墓的重大问题长期悬而不决。而上校本人对于就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能否搜集到证据却感到愉快而达观。的确，他最后终于倾向于营地说；由于受到反对，他便写了一篇文章，准备拿到当地会社的季度例会上宣读，恰好在这时他中风病倒，他的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不是想到妻子和儿女，而是想到营地和箭镞，这个箭镞已经被收藏进当地博物馆的橱柜，和一只中国女杀人犯的脚、一把伊丽莎白时代的铁钉、一大堆都铎王朝时代的土制烟斗、一件罗马时代的陶器，以及纳尔逊用来喝酒的酒杯放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不，不，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发现。假如我在此时此刻站起身来，弄明白墙上的斑点果真是——我们怎么说才好呢？——一只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钉进墙里已经有两百年，直到现在，由于一代又一代女仆耐心的擦拭，钉子的顶端得以露出到油漆外面，正在一间墙壁雪白、炉火熊熊的房间里第一次看见

现代的生活，我这样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知识吗？还是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题材？不论是静坐着还是站起来我都一样能思考。什么是知识？我们的学者除了是蹲在洞穴和森林里熬药草、盘问地老鼠、记载星辰的语言的巫婆和隐士们的后代，还能是什么呢？我们的迷信逐渐消失，我们对美和健康的思想越来越尊重，我们也就不那么崇敬他们了……是的，人们能够想像出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安宁而广阔，在旷野里盛开着鲜红和湛蓝色的花朵。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轻轻地掠过荷花的梗条，在装满白色的海鸟卵的鸟巢上空盘旋……在世界的中心扎下根，透过灰黯的海水和水里瞬间的闪光以及倒影向上看去，这里是多么宁静啊——假如没有惠特克年鉴——假如没有尊卑序列表！

我一定要跳起来亲眼看看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是一只钉子？一片玫瑰花瓣？还是木块上的裂纹？

大自然又在这里玩弄她保存自己的老把戏了。她认为这条思路至多不过白白浪费一些精力，或许会和现实发生一点冲突，因为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惠特克是知道的。大自然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

我懂得大自然要的是什么把戏——她在暗中怂恿我们采取行动以便结束那些容易令人兴奋或痛苦的思想。我想，正因如此，我们对实干家总不免稍有一点轻视——我们认为这类人不爱思索。

不过，我们也不妨注视墙上的斑点，来打断那些不愉快的思想。

真的，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我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把那两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逐入了虚无的幻境。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我们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往往这样，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它证明除了我们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事物。我们想弄清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的事物。它产生于一棵树；树木会生长，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它们长在草地上、森林里、小河边——这些全是 we 喜欢去想的事物——它们长着、长着，长了许多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炎热的午后，母牛在树下挥动着尾巴；树木把小河点染得这样翠绿一片，以至于使我们觉得当一只雌的红松鸡一头扎进水里去的时候，它应该带着绿色的羽毛冒出水面来。我喜欢去想那些像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旗帜一样逆流而上的鱼群；我还喜欢去想那些在河床上一点点地垒起一座座圆顶土堆的水甲虫。我喜欢想像那棵树本身的情景：首先是它自身木质的紧密干燥的感觉，然后感受到雷雨的摧残；接下去就感到树液缓慢地、舒畅地一滴滴流出来。我还喜欢去想这棵树怎样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屹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树叶紧紧地合拢起来，对着月亮射出的铁弹，什么弱点也不暴露，像一根空荡荡的桅杆竖立在整夜不停地流动着的大地上。六月里鸟儿的鸣啭听起来一定很震耳，很不习惯；小昆虫在树皮的褶皱上吃力地爬过去，或者在树叶搭成的薄薄的绿色天棚上面晒太阳，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候它们的脚会感觉多么寒冷啊……大地的寒气凛冽逼人，压得树木的纤维一根根地断裂开来。最后的

一场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树梢的枝条重新深深地陷进泥土。即使到了这种地步，生命也并没有结束。这棵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命分散在世界上。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男人和女人们在喝过茶以后就坐在这间屋里抽烟。这棵树勾起了许许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我很愿意挨个儿去思索它们——可是遇到了阻碍……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盛开水仙花的原野？我什么也记不起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有人正在俯身对我说：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新闻都没有。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然而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爬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

文美惠 译

楸园^① 杂记

椭圆形的花坛里栽着一百枝左右的长茎花卉，那花从半腰起满是团团的绿叶，有心形的也有舌状的，花的梢头上则冒出一簇簇的花瓣，红黄蓝白，色彩纷呈；花瓣上则点缀着各色斑点，引人注目。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花，那隐隐约约的花托上总是伸着一根笔直的花蕊，粗头细身，顶部附着一层金色的花粉。那花朵花瓣四敞，芬芳尽吐，即使一丝夏日的微风吹来，也能拂动花瓣，牵动花卉下面被各色光彩交叉四射的褐色泥土上满是水彩似的杂色斑点。那些花瓣色彩的闪光落在光滑的灰白色鹅卵石顶部，或是落到一只蜗牛棕色螺旋形的壳上，或者射到一滴水珠上，散射成一道道极薄的水光之墙，红的、蓝的、黄的，色彩的浓郁，真让人担心它会浓得迸裂，化为乌有。然而它没有迸裂。转瞬间闪光已消逝，于是水球又恢复了其银灰色的模样。闪光移到一张叶片上，照出了叶子的表层皮质下枝枝杈杈的叶脉；闪光继续前移，射在天棚般密密厚厚的心形叶和舌状叶上，使一大片幢幢绿影中透出了光亮。此时高空的风吹得强劲起来，于是彩色的闪光就上移而反射到头顶那广阔的空间，映入了在这七月的日子里来游植物园的男男女女的眼帘。

^① 楸园，英国东南部一个世界著名的植物园。

花坛旁边三三两两地掠过这些男女的身影。他们走路的姿势都无拘无束，随便得出奇，乍看起来似乎在草坪上迂回穿梭、逐坛嬉戏的蓝蝴蝶和白蝴蝶。这时走来一个男人，与跟在其后的女人相距约有半英尺左右。男的是随意漫步，女的则较为细心，常常回过头去，留心着别让孩子落下得太远了。那男人是存心要走在女的前面，不过要说他是别有意图，恐怕未必。他无非是想一边走一边能独自想想心思罢了。

“我十五年前曾和莉莉上这里来玩过，”他心想，“我们是坐在那边的一个小湖之畔，那天的天气真热。我向她求婚，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当时有只蜻蜓老是绕着我们飞个没完没了。那蜻蜓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她鞋子顶部有个方形的银扣，我嘴里在说，眼睛却看着她的鞋子。只要看见她的鞋子不耐烦地一动，我连头也不用抬，就已知道她会说什么话了。她的全副心思似乎都集中在那双鞋上，而我呢，我把我全部的爱情、心愿都寄托在那只蜻蜓身上。不知怎地我突然心血来潮地认定，那只蜻蜓要是停下来，停在那边的叶子上，停在那朵大红花旁的宽叶上，那她马上就会答应我的求婚。可是蜻蜓转悠了一圈又一圈，哪儿也不肯停下……它做得对，干得漂亮。要不然，今天我也不会同阿丽诺带着孩子在这里散步了。”我说，“阿丽诺，你想不想过去的事情？”

“你问这干吗，西蒙？”

“因为我在回想过去的事。我想起了莉莉，那个当初跟我吹了的对象……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想过去的事，你不高兴了吧？”

“我干吗要不高兴呢，西蒙？曾有多少先人长眠于这园子的大树下面，到了这儿能不想到过去吗？长眠在大树下的那些前人，那些平生无愧的亡灵，他们不就代表着我们的过去吗？我们的过去